

DOI: 10.14015/j.cnki.1004-8049.2015.01.008

梁亚滨:“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的动力与路径”,《太平洋学报》,2015年第1期,第79-89页。

LIANG Yabin, “The Dynamics and Approaches of China’s Sea Power Construction”, *Pacific Journal*, Vol. 23, No. 1, 2015, pp. 79-89.

# 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的动力与路径

梁亚滨<sup>1</sup>

(1. 中共中央党校, 北京 100091)

**摘要:** 从海权角度来看,中国建设海洋强国是其自身实力增长和海外利益扩展的自然反应,目的在于维护海外利益和岛礁主权以及海洋主权权益。陆海复合体的地理现实与历史经验决定了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的重点在于维护海洋权益、发展有限海权,通过采取依靠国际合作、共同应对挑战的多边主义路径,建设地区性防守型海权强国。

**关键词:** 海洋强国;海权;动力;路径

中图分类号: D8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8049(2015)01-0079-11

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建设海洋强国”明确作为国家发展战略。马汉(A. T. Mahan)认为,海权的历史广义上就是一个国家利用海洋使自己强大的历史。所以,建设海洋强国寄托着中国百年来的“强国梦”。然而,在世界海洋强国兴衰交替的历史长河中,大国追求海权的命运却截然不同。中国是世界上的航海先驱国之一,以明朝郑和七下西洋为顶峰,其海上力量也曾称霸东亚,但最终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成为追忆的对象。因此,如何正确认识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的动力,科学规划发展目标和路径,必然成为中国和平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 一、中国海权意识的演变

国内学术界对于“海洋强国”内涵的研究成果并不多,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国家海洋局局长刘赐贵所提出的:“中国特色海洋强国的内涵应该包括认知海洋、利用海洋、生态海洋、管控海洋、和谐海洋等五个方面。”<sup>①</sup>除此之外,还有殷克东等学者所提出的:“海洋经济综合实力发达、海洋科技综合水平先进、海洋产业国际竞争力突出、海洋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能力强大、海洋事务综合调控管理规范、海洋生态环境健康、沿海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发达、海洋军事实力和海洋外交事务处理能力强大的临海国家。”<sup>②</sup>但这些研究远未就“建设海洋强国战略”达成共

收稿日期:2014-09-28;修订日期:2014-11-15。

作者简介:梁亚滨(1982—),男,河北肃宁人,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美关系。

① 刘赐贵:“关于建设海洋强国的若干思考”,《海洋开发与管理》,2012年第12期,第8-10页。

② 殷克东、孟昭苏、张燕歌:“我国创新型海洋强国的战略选择”,《宏观经济》,2009年第4期,第8-10页。

识、完成概念操作化过程。<sup>①</sup>

虽然早在先秦的春秋时代,《管子·海王》篇就曾提出“观山海”“以为国”的思想,前瞻地察觉到海洋蕴含的财富作用对于国家强盛的重要性,<sup>②</sup>但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一直是一个大陆国家。黑格尔(G. W. F. Hegel)在其名著《历史哲学》中说:“尽管中国靠海,尽管中国古代有着发达的远航,但是中国没有分享海洋所赋予的文明,海洋没有影响他们的文化。”<sup>③</sup>唯一的例外则是郑和,他以七下西洋的壮举,使中国一度成为东亚乃至世界的海洋强国。根据法国人弗朗索瓦·德勃雷(François Mitterrand)在《海外华人》中记载的一段话,郑和认为,“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海洋,危险亦来自海上……一旦他国之君夺得南洋,华夏危矣。我国舰队战无不胜,可用之扩大经商,制服异域,使其不敢觊觎南洋也……”。<sup>④</sup>这应说是中国早期的海权意识,清晰地前海权放在国家安全的重要位置上,可谓是先哲警言,忧天下之忧系国安民生。

实际上,中国对海洋的重视是近代以来西方坚船利炮压力下的产物。在这段满是耻辱和抗争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才重新审视海洋对于国家兴衰的影响,从而将中国海洋强国思想推向了新的发展阶段。魏源在《海国图志·筹海篇》中主张改漕运为海运,由海运而发展海商,由海商而建立新式海军,由拥有强大海军而掌握海权,期望中国通过发展海洋文明从而成为一个能够足以“制夷”的“海国”。<sup>⑤</sup>洋务运动则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付诸实践,建立建设现代海军,开发海洋贸易,以应对不断来自海上的安全威胁和竞争。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提出,“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sup>⑥</sup>但在实践中,洋务派将海权简单地理解为“坚船利炮”,因此单纯地从海防角度重视船舰技术和海军编制的仿效,并没有从经济贸易的需要、海权势力的争夺以及海洋意识的树立等角度来转变思想。这也成为了贯穿于整个清末海军建设和海洋发展的基本命题。在“海防议”中,李鸿章指出:“我之造船,本无驰骋域外之

意,不过以守疆土、保和局而已……庶无事扬威海上,有警时仍可收进海口,以守为战。”<sup>⑦</sup>

孙中山是近代以来第一位系统提出中国海洋强国思想的伟人,他认为,“国力之盛衰强弱,常在海而不在陆,其海上权力优胜者,其国力常占优胜”。<sup>⑧</sup>对于海权的恢复和维护,孙中山提出了一种战略性的构想,即对内收回海关主权,对外争夺太平洋海权,重视陆海统筹。他认为,“海权之竞争,由地中海而移于大西洋,今后则由大西洋而移于太平洋矣……太平洋问题,则实关乎我中华民族之生存,中华国家之命运者也。盖太平洋之重心,即中国也;争太平洋之海权,即争中国之门户权耳”。<sup>⑨</sup>他还提出了“陆海统筹”的建议,强调中国的发展要“海权与陆权并重,不偏于海,亦不偏于陆,而以大陆雄伟之精神,与海国超迈之意识,左右逢源,相得益彰”。<sup>⑩</sup>在孙中山的海权思想中,并不是单纯重视海军的建设,而是同时重视海洋的商业与贸易意义,他指出,港口“为国际发展实业计划之策源地”,“为世界贸易之通路”,是“中国与世界交通运输之关键”。<sup>⑪</sup>毫无疑问,孙中山的海洋强国思想即使在现在看来依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但鉴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其思想只能停留在“强国梦”的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时间内,中国尽管对海

① “将抽象概念转化成具体可观察指标的过程被称作概念操作化。”阎学通、孙学峰著:《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86页。

② 《管子·海王》,中文百科在线,http://www.zwbk.org/MyLemmaShow.aspx?lid=185058。

③ [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页。

④ 转引自郑一钧著:《论郑和下西洋》,海洋出版社,2005年版,第373页。

⑤ 李强华:“基于近代海洋意识觉醒视角的魏源‘海国’理念探究”,《上海海洋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第917-922页。

⑥ (清)左宗棠:“拟购机器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载《左宗棠全集·奏稿三》,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60-61页。

⑦ (清)李鸿章:《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十九,第47-48页。

⑧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二卷),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64页。

⑨ 史春林:“孙中山海权观评析”,《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第58-64页。

⑩ 章示平著:《中国海权》,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279页。

⑪ 王诗成著:《海洋强国论》,海洋出版社,2004年版,第28页。

军有战略意义上的考虑,但发展海军更多的是为了国防的现代化,而与中国的海洋地缘毫无关系。<sup>①</sup>因此,近海防御一直是我国海军的指导思想。事实上,新中国对海洋的研究和重视基本与中国改革开放和融入世界同步。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我国对海洋的研究正式大规模引入“海权”这一概念。<sup>②</sup>海权的概念来自美国军事理论家马汉,然而他并没有给出精确的定义,因此其所表达的思想大多是后人根据其著作推导出来的。<sup>③</sup>对于海权的理解,中国学术界主要存在两派观点:一派观点认为,海权应是国家“海权权利”和“海上力量”的统一,海上力量是海洋权利自我实现的工具,<sup>④</sup>对中国来说,应该强调海权的权利属性;<sup>⑤</sup>另外一派观点认为,海权就是对海洋的控制,即制海权,因此高度重视海权的力量属性,认为中国要想实现伟大复兴就要大力发展海权,特别是建设强大的海军力量,甚至反对“把海洋油气田开采、经济专属区、领海保护、甚至捕鱼捉蟹等海洋权益都归入海权的概念内涵”<sup>⑥</sup>。从国家政策层面来看,中共十四大曾指出,“军队要努力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注重质量建设,全面增强战斗力,更好地担负起保卫国家领土、领空和领海主权及维护国际海洋权益、维护祖国统一和安全的神圣使命”。<sup>⑦</sup>这是建国以后,第一次把维护“海洋权益”写进党的政治报告。中共十八大提出的海洋强国思想再次提到这一点,确认了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的内容。

无论是从历史现实还是理论分析来看,对海洋的重视主要基于两个因素的考虑:利益与安全。权利衍生出权益,是国家富强的根本;权力则回应威胁,是国家安全的保障。因此,本文认为中国“建设海洋强国”必然是“权利”与“权力”双重属性的统一。

## 二、动力来自压力、实力和能力

近年来,随着中国实力的崛起、海外贸易的扩张,以及周边外交关系的变化,海洋问题越来越成为影响中国经济繁荣与安全稳定的关键因素。2014年是中日甲午战争120周年,也是第一

次世界大战100周年。海洋的领土主权与权益归属、自由通航等争端,已将中国推向国际政治舞台的聚光灯下。当今的海洋问题实际上已经成为检验各国实力、智慧与毅力的关键因素。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提出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

### 2.1 中国实力增长带来利益扩展

现实主义大师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在现实主义六原则中提出以权力界定利益的概念。<sup>⑧</sup>历史上,实力的快速增长往往成为国家重新定义或扩展海外利益的重要动力。<sup>⑨</sup>因此,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的动力首先是维护其因实力增加而扩展的海外利益。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维持了长达30多年的经济快速增长,但与日俱增的对外贸易逐渐形成了依赖海洋通道的外向型经济结构,这为中国实现并维护其海外利益提出了新要求。首先,海外贸易经济构成国家的主要经济内容。随着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加快,对外贸易快速增长,对外贸易依存度也不断提高。1985年,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为22.8%,其中出口依存度为9%,进口依存度为13.8%。1990年,中国出口依存度为16%,首次超过进口依存度

① 郑永年:“中国的海洋地缘政治及其挑战”,《联合早报》(新加坡),2013年12月17日。

② 在中国知网上搜索“海权”,1978年前只有一篇文章,1978—2013年共有6741篇文章,其中2000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的文章占到了87.12%。

③ Kevin L. Falk, *Why Nations Put to Sea: Technology and the Changing Character of Sea Power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Garland Publishing, 2000, p. 15; 张文木:“论中国海权”,《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0期,第8页。

④ 张文木:“论中国海权”,《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0期,第4—14页。

⑤ 黄硕琳:“渔权即是海权”,《中国法学》,2012年第6期,第68页。

⑥ 倪乐雄:“航母与中国的海权战略”,《南方都市报》,2007年3月21日;倪乐雄:“从陆权到海权的历史必然——兼与叶自成教授商榷”,《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11期,第22—32页。

⑦ “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数据库,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64567/65446/4526313.html>。

⑧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and Mc Graw Hill, 2006, pp. 5—12.

⑨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13.8%。此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速度逐渐超过年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对外贸易依存度快速增加。2000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更加明显。2006年,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曾一度达到67%的高点。<sup>①</sup>虽然此后受经济转型、内外需结构调整及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对外贸易依存度从2007年开始逐步回落,但依然处于较高水平。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与世界牢牢绑在一起。对外贸易已经成为中国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贸易大国的地位也决定了中国海上航道安全的重要性。

其次,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于海洋通道,突出表现在能源对外依存度的快速升幅上。中国石油进口量由1994年的290万吨上升到2000年的2.82亿吨,上升超过了90倍。石油进口依存度大幅度提高,由1994年的1.9%上升到2013年的58.1%。<sup>②</sup>2013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石油净进口国。<sup>③</sup>即使是拥有最大潜力的煤炭资源领域,我国在2009年也成为净进口国,而石油和煤炭的进口主要依赖海路运输,持续的大规模海运构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海上生命线”。霍尔木兹海峡、马六甲海峡等关键海上通道被认为是扼住中国发展前途的咽喉。2012年,90%的中东石油出口都经过霍尔木兹海峡。<sup>④</sup>同年,中国石油对外依赖高达57.84%,2013年增长到58.2%,<sup>⑤</sup>其中一半左右来自中东地区。<sup>⑥</sup>这让很多人开始担心中国能源供给的安全问题。<sup>⑦</sup>

最后,海外投资与海外华人的增加使中国的利益进一步扩展,对中国外交提出了新要求。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对外投资逐年快速增长。2013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的5090家境外企业进行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901.7亿美元,同比增长16.8%。<sup>⑧</sup>2014年,中国对外投资额将首次超过外来投资,考虑到中国拥有的庞大可投资额度,这种趋势将可能重塑世界贸易格局。<sup>⑨</sup>与此同时,大量的中国人都走出国门,在海外生活和工作,给我国外交工作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以及当前的叙利亚危机中,中国都

进行了大规模的撤侨工作。中国资本和中国人“走出去”,要求中国政府必须具备足够的能力来保护自己的海外利益。

## 2.2 来自海洋的安全压力增加

近年来,中美在亚太地区呈现出某种权力转移的迹象,引发了一系列地区性不稳定因素和安全问题。美国维护其太平洋霸主地位的努力及对中国扩展海洋力量的压制,让很多中国人回想起殖民主义时代西方对中国的欺凌。双方在海洋问题上对国际法的不同解读,正引起更多的现实冲突和心理不满。

中菲黄岩岛对峙、中日钓鱼岛对峙、中越西沙群岛对峙等事件,令美国非常担心中国会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解决领土争端,破坏地区安全与稳定,<sup>⑩</sup>同时加深了对中国试图在亚太

① 所有数据来自统计局:“1985—2006年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商务部网站,http://tjxh.mofcom.gov.cn/aarticle/tongjiziliao/huiyuan/200711/20071105212692.html。

② 1994年数据引自刘新华、秦仪:“中国的石油安全及其战略选择”,《现代国际关系》,2002年第12期,第37页;2013年数据引自“2013年我国石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达到58.1%和31.6%”,中央政府网站,http://www.gov.cn/zhuanti/2014-01/20/content\_2596911.htm。

③ [英]艾德·克鲁克斯,王慧玲译:“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石油净进口国”,《金融时报》,FT中文网,2013年10月10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52824。

④ 数据来自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13,经计算得出。

⑤ 数据来自国土资源部:“2013年中国国土资源公报”,2014年4月,第11页,经计算得出。

⑥ “中国石油对中东国家过度依赖”,中国行业研究网,2013年9月2日,http://www.chinairm.com/news/20130902/100802116.html。

⑦ 张文木:“中国能源安全与政策选择”,《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5期,第11-16页;刘磊:“对我国石油能源战略和安全体系的探讨”,《国际技术经济研究》,2003年第1期,第36-42页;罗乐勤:“浅析中国能源安全”,《统计与预测》,2003年第3期,第16-19页;张雷:“中国能源安全问题探讨”,《中国软科学》,2001年第4期,第7-12页。

⑧ 数据来自“2013年中国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情况”,商务部网站,2014年1月17日,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jjyl/k/201401/20140100465014.shtml。

⑨ 刘洪:“2014:中国对外投资转折年”,《经济参考报》,2014年8月15日,转载于中国债券信息网,http://www.chinabond.com.cn/Info/18850665。

⑩ U.S. - 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ed., 2006 Report to Congress of the U.S. - China Economic and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 109th Cong., 2nd Session, November 2006, p. 130, http://www.uscc.gov/annual\_report/2006/annual\_report\_full\_06.pdf。

地区寻求主导权的担心。作为回应,美国则加强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存在,制定了雄心勃勃的“重返亚太”计划,宣称21世纪依然是“美国的太平洋世纪”。2012年美国的新版军事战略认为,“在长期,中国作为地区强国的崛起具有在多方面影响美国经济与安全的潜力”,因此美国需要实施“再平衡”。美国甚至已经制定了具体的计划来实现这一点,如2020年前将60%的海军舰队转移到亚太地区,在澳大利亚达尔文港部署海军陆战队,支持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军事力量重返菲律宾,与中国邻国越南、蒙古、缅甸的接近,以及持续针对中国进行抵近侦查等行为,都加深了中国对美国战略意图的忧虑与反制力度的加强。

此外,中美两国在一些海洋航行和飞行规则和原则上的理解分歧,也导致双方的敌意增加。在美国看来,公海航行和飞越自由不容置疑。而且,由于美国没有加入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其对公海的理解依然停留在1958年的《公海公约》,即“领海以外即公海”<sup>①</sup>。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在《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一文中明确指出,自由航行、开放市场和公平竞争是地区稳定的明确原则,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安全贡献就是与盟友一起巡视亚洲的航线,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sup>②</sup>而中国则认为,该原则的原教旨主义解释难以被接受。虽然中国在1958年关于领海的声明中接受了《公海公约》对于公海的定义,<sup>③</sup>但随着《公约》在1994年生效,公海权利适用的范围已经排除了专属经济区和群岛水域。<sup>④</sup>国家主权虽然只及于领土领海及其上空,但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国防安全,国家有必要将其管辖权在一定条件下扩大到专属经济区甚至公海,行使有限的管制权。<sup>⑤</sup>例如,外国军舰在无碍通过一国领海、群岛水域、毗连区或在其专属经济区进行军事演习时,必须提前获得允许,<sup>⑥</sup>飞越防空识别区时需提前通报。<sup>⑦</sup>中国的这些举措反过来被美方认为,中国和一些国家试图在实践中寻求“过度的海洋权利”,美国必须坚决以行动进行制止。<sup>⑧</sup>因此,当中国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后,美军立刻派出两架B-52轰炸机

在未向中方通报的情况下进入该区域,并逗留一个小时。美国抵近并侦查中国,事实上是对公海自由航行原则的滥用。

这种对国际法的不同理解,很大程度上是以国家利益为指向的。因此,有学者认为,中国和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主导权竞争已经发生。<sup>⑨</sup>中美在太平洋的相遇使中国的“走出去”战略遭遇了美国的“再平衡”战略。权力转移理论所揭示的安全困境似乎正在亚太地区发生,有可能将

① 公海的概念参见邵津主编:《国际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146页。

② Hillary Clinton,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The Future of Politics Will Be Decided in Asia, Not Afghanistan or Iraq, and the United States Will Be Right at the Center of the Action”, *Foreign Policy*, Oct. 11, 2011, [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1/10/11/americas\\_pacific\\_century](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1/10/11/americas_pacific_century).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领海的声明(1958年9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gov.cn/test/2006-02/28/content\\_213287.htm](http://www.gov.cn/test/2006-02/28/content_213287.htm)。

④ 《公约》第86条规定:“(公海)适用于不包括在国家的专属经济区、领海或内水或群岛国的群岛水域内的全部海域。”部分人认为,这意味着对公海的重新定义,另外一部分人认为,这只是指明了公海适用权利的范围,并未重新定义公海。参见邵津主编:《国际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146页;[英]詹宁斯、瓦茨修订,王铁崖等译:《奥本海国际法》(第一卷第二分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8页。

⑤ 这种观点广泛见于中国媒体。傅晓东:“中国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合理合法”,新华网,2013年11月25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1/25/c\\_125755100.htm](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1/25/c_125755100.htm)。

⑥ 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DOD) Freedom of Navigation (FON) Report for Fiscal Year (FY) 2012”, Jan. 4, 2013, <http://policy.defense.gov/Portals/11/Documents/gsa/cwmd/FY2012%20DOD%20Annual%20FON%20Report.pdf>.

⑦ 2013年11月23日,中国宣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宣称:“位于东海防空识别区飞行的航空器,应当服从东海防空识别区管理机构或其授权单位的指令。对不配合识别或者拒不服从指令的航空器,中国武装力量将采取防御性紧急处置措施。”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东海防空识别区航空器识别规则公告》,新华网,2013年11月23日,[http://news.xinhuanet.com/2013-11/23/c\\_118262794.htm](http://news.xinhuanet.com/2013-11/23/c_118262794.htm)。

⑧ 美国每年会对世界上各国宣称的领海以外的海洋权利进行检验,根据美方理解的国际法标准指出哪些属于“过度海洋权利”,申明美国政府不承认,必要时甚至派出军舰或飞机进行巡视,以避免“默认”形成惯例。美国军机在中国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后立刻采取的飞越行为正是出于这种考虑。2013年美国国防部列出12个国家和地区提出的“过度海洋权利”要求。见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U. S. Department of Defense (DOD) Freedom of Navigation (FON) Report for Fiscal Year (FY) 2012”, Jan. 4, 2013, <http://policy.defense.gov/Portals/11/Documents/gsa/cwmd/FY2012%20DOD%20Annual%20FON%20Report.pdf>。

⑨ Suisheng Zhao, “A New Model of Great Power Relationship and China – US Competition in Asia – Pacific”, *Analysis*, No. 211, November 2013, pp. 6 – 8.

中美推向新的“冷战”,甚至冲突。<sup>①</sup> 这种可能如果成为现实无疑会导致人类历史上又一场悲剧,不仅构成了目前横亘于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阻碍相互信任的一道心理上的障碍,同时也构成了双方制定和实施新一轮对外政策的现实背景。

### 2.3 保护岛礁主权和海洋主权利益的能力

尽管很多岛礁本身并无多大的利用价值,但它们却拥有着巨大的经济潜力。根据《公约》的以陆定海原则,拥有岛屿主权意味着可以享受12海里领海、12海里毗连区以及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甚至再向外延伸150海里外大陆架。

②尽管缺乏详细、确切的数据,但中石化引用美国能源信息局的观点认为,南海储有110亿桶石油和190万亿立方米的天然气,使之有可能成为“第二个波斯湾”。<sup>③</sup>在钓鱼岛区域,1969年的联合国报告认为,该海底拥有巨大的石油和天然气田。由于亚洲地区快速增长的经济以及不断扩大的人口总量带来巨大的能源需求,对岛礁主权归属和海洋划界争端产生了极大影响。<sup>④</sup>在南海的南沙岛礁中,仅越南就侵占29个,菲律宾侵占9个,目前还在黄岩岛、仁爱礁与我国形成对峙局面。在东海,日本实际控制钓鱼岛的局势,还未得到彻底改观。尽管邓小平曾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但并未获得其他国家的理解和支持。至少在南海地区,该政策导致中国不但放弃了单方面开采争议海域油气田的努力,而且不得不坐视其他声索国的大规模开发。越南、马来西亚、文莱等国已经对南海地区的油气田进行商业化开采,油气开发甚至成为这些国家的支柱性产业。例如,文莱90%左右的石油生产以及全部的天然气生产都产自南海地区的离岸油田。相反,虽然中国1994年也曾试图在南海万安油田建设钻井平台,但最终由于越南反对而主动放弃。<sup>⑤</sup>这是中国第一次在南海地区正式开展商业开采尝试。“共同开发”的提议也在现实中破产。2005年,中国、菲律宾和越南的石油公司曾经签署一份三方协议,联合考察南海协议区内石油资源储量。<sup>⑥</sup>然而,该合作协议最终由于菲律宾

和越南的国内政治斗争而破裂。<sup>⑦</sup>中国所主张具有管辖权的300多万平方千米的海域中,有一半与周边国家存在争议,且周边国家时常大规模侵犯我国的海洋权益。这种现实也迫使中国必须有所作为,以维护合法的海洋权益。

总之,不断融入现代国际体系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全球化体系中的一员,其利益已经遍布全球,而且随着中国实力和影响力的扩大而持续增长。于是,中国实现其利益的内部需求和外部压力也随之增加,建设海权就成为实现和保护这些利益的一个重要路径。

## 三、顺应国际海洋大势,寻觅实现强国路径

21世纪,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的重点在于维护海洋权益,发展有限海权,采取依靠国际合作、共同应对挑战的多边主义路径,建设地区性防守型海权强国。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加大对国际法的研究和应用,避免安全困境发生或恶化,遏制内部民族主义情绪对国家发展战略的影响。

### 3.1 中国海外利益无法依靠纯粹海权的扩张来维护

在马汉的理解中,海权与两个因素密切相

① Robert E. Kelly,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US Alliances in Asia”, *The Diplomat*, April 7, 2014, <http://thediplomat.com/2014/04/unintended-consequences-of-us-alliances-in-asia/>.

② 《公约》第二、四、五、六条,联合国官网,<http://www.un.org/zh/law/sea/los/index.shtml>.

③ 卢雪梅、张抗:“南海油气资源:中国未来石油安全的重要保障”,中国石化新闻网,[http://monthly.sinopecnews.com.cn/shzz/content/2013-06/25/content\\_1309057.htm](http://monthly.sinopecnews.com.cn/shzz/content/2013-06/25/content_1309057.htm).

④ Clive Schofield and Ian Storey, “Energy Security and Southeast Asia: The Impact on Maritime Boundary and Territorial Disputes”, *Harvard Asia Quarterly*, Vol. IX, No. 4, Fall 2005.

⑤ 单之蔷:“南沙科考:曾经三沙难为海,不到曾母莫回头”,《中国国家地理》,2013年1月,第106-139页。

⑥ 王薇:“中菲越三国石油公司签署南海联合地震勘探协议”,新华网,2005年3月14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5-03/14/content\\_2697227.htm](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5-03/14/content_2697227.htm).

⑦ Aileen S. P. Baviera, “The Influence of Domestic Politics on Philippine Foreign Policy: The Case of Philippines - China Relations since 2004”, *The RSIS Working Paper*, No. 241, 5 June, 2012, <http://www.rsis.edu.sg/publications/WorkingPapers/WP241.pdf>.

关:海军与商业利益。由于“人们认识到海上商业对于国家的财富及其实力的深远影响”,“利益的冲突所产生的愤怒情绪,必然导致战争”,“能否控制海洋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sup>①</sup>所以“通过海洋商业和海军优势控制海洋意味着举世无双的影响力……(以及)是国家权力的繁荣的首要物质因素”。<sup>②</sup>全球化有赖于畅通无阻的海洋航运,“随着交通速度的大幅度提高,国家之间的利益紧紧交织在一起,直至形成了与往昔相比更为庞大的体系,它相当活跃且极度脆弱”。<sup>③</sup>商业敌对、弱势者的不满和不断增长的民族主义很容易导致这种体系崩溃,战争亦由此而来。<sup>④</sup>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一些学者认为海洋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和发展,海权的最终目的就是制海,而其必要的工具就是强大的舰队。因此,中国建设海洋强国必须大力支持发展航空母舰、建设世界一流海军,目标是成为海权国家。<sup>⑤</sup>

然而马汉认为,“拥有海军的必要性在于和平海运与其休戚与共,除非一个国家野心勃勃,仅将海军看作一种军事力量”。<sup>⑥</sup>换句话说,海军保卫的是促成贸易的条件,而非贸易本身。在马汉生活的时代,帝国主义扩张和殖民主义统治是大国博弈的主题。尽管全球化由于西方列强对东方世界的征服而快速推进,但殖民帝国之间依然存在敏感的敌意和严重的贸易壁垒。阻止别国商品进入本国市场(包括殖民地)和劫掠他国商船,一直是现实生活中的常态。因此,跨国性商业利益必须也只能依靠海军来维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19世纪末,商业扩张主义成为美国的社会主流。支持增加海军拨款的观点认为,海军和商业之间存在着天然的同盟关系,“每一艘军舰都应该成为一个商业代理商,宣传这个国家的资源,商品的价格和价值,以及我们的优势,使外国商人愿意和我们做生意”。<sup>⑦</sup>美国海军准将罗伯特·舒斐特(Robert W. Shufeldt)在进行全球巡弋任务前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军舰要走在商人前面,用实力征服野蛮民族,将军旗插遍世界每一个角落。”<sup>⑧</sup>

但是今天,时代的变迁已经令现实与19、20世纪完全不同,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改

革开放3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中国实力快速发展并不是扩张海权争夺世界霸权的结果,而是积极融入国际体系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充分利用了当今国际体系的开放性与和平性。换句话说,“二战”后建立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是中国和平发展得以实现的外部条件。促成国际贸易的条件,包括航行自由和市场开放,在“二战”后并未受到实质性威胁,反而由于国际制度的建立与国际社会的参与越来越制度化和法制化。关贸总协定的建立以及向世界贸易组织的转变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大英帝国特惠制度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互助委员会也从反面提供了例证。

尽管中国的海外利益急剧增长,但这种利益既不是中国海权创造或者导致的结果,也必然无法通过扩张海权——特别是狭义理解上的制海权——得到维护。因此,通过建立全球海军、寻求制海权的路径来维护海外利益,在自由贸易理念与制度如此完善的新世纪既没有必要也行不通。难以想象中国今天仍需要依靠强大的海军来要求其他国家开放市场,这本身就与

① A. T. Mahan,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 Create 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 August 20, 2014, p. 1.

② William E. Livezey, *Mahan on Sea Power*, University of Oklahoma (Norman) Press, 1981, pp. 281—282.

③ A. T. Mahan,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Sampson Low, Marston & Co. Ltd, 1902, p. 144.

④ Jeffrey A. Frieden, *Global Capitalism: Its Fall and Ris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WW Norton & Co, 2006, pp. xvi—xvii.

⑤ 刘新华、秦仪:“现代海权与国家海洋战略”,《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第75页;倪乐雄:“航母与中国的海权战略”,《南方都市报》,2007年3月21日;倪乐雄:“从陆权到海权的历史必然——兼与叶自成教授商榷”,《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11期,第22—32页。类似观点广泛见于中国学术界和媒体界关于中国建设航母和海军“走向深蓝”的文章和书籍中,例如张召忠著:《走向深蓝》,广东经济出版社,2011年版。

⑥ Ibid<sup>①</sup>, p. 23.

⑦ James Douglas and Jerrold Kelley, *The Question of Ships: The Navy and the Merchant Marine*,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884, p. 109.

⑧ Robert W. Shufeldt, *The Relation of the Navy to the Commerce of the United States*, March 23, 1878, Washington DC. 引自 David M. Pletcher, “Economic Growth and Diplomatic Adjustment”, in William H. Becker, Jr., and Samuel F. Wells, Jr., eds., *Economic and World Power: An Assessment of American Diplomacy since 1789*,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141.

中国的和平外交理念严重不符。

### 3.2 海洋通道安全只能通过国际合作来解决

航海自由,特别是关键海峡和运河的自由通行,对于维护国际贸易的重要性和战略意义不言而喻,但也因此成为国际海洋法发展的主要驱动力。无论是习惯法还是条约法,都致力于实现商船的畅通无阻以及削弱地理上的咽喉要道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地位。早在1608年,胡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就论述了公海航行自由的重要性,从此航行自由成为国际海洋习惯法的核心原则。<sup>①</sup> 该原则被所有贸易国家和海权强国所继承,包括荷兰、英国和美国,它们认为限制沿岸国和岛屿国(包括它们自己)的海洋权利,允许所有国家的船只自由航行,包括商船和军舰,符合其国家利益。美国海军的使命之一就是维护海洋的自由。<sup>②</sup> 因此,几乎没有任何地理上的咽喉要道完全被置于某一国或数国的领海管辖内。即使在一些非常狭窄的海峡或人工运河案例中,依然会有一整套国际制度或机制来规范通行,确保商船自由通行。

对海洋通道的担心很大程度上是个伪命题。以中国最为忧虑的马六甲海峡为例,由于其最窄处只有10海里,所以随着“二战”后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扩张领海范围,使其由公海变为沿岸国的领海,引发了世界性争议。最终,联合国国际海洋法会议确立了马六甲海峡作为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的法律地位。根据《公约》,马六甲海峡属于“在公海或专属经济区的一个部分和公海或专属经济区的另一部分之间的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因此适用过境通行制度:“船舶和飞机均享有过境通行的权利,过境通行不应受阻碍。”<sup>③</sup>至于运河,1888年的《君士坦丁堡公约》规定,苏伊士运河“在战时也可像平时一样,可以被任何商用或军用船只使用而无需悬挂区别旗帜”<sup>④</sup>。该条约目前仍然有效。1977年的美国与巴拿马条约则规定了巴拿马运河的中立地位,对所有国家的航运开放。这种中立地位即使在运河区的主权回归巴拿马之后依然有效。<sup>⑤</sup>

对于贸易路线特别是能源供给路线被截断

的担心,一直是中国发展海权的重要考虑。尽管中国一直担心所谓的“马六甲困境”,但在现实中并未发生沿岸国采取行动终止航行自由的事情。一方面,通行制度已经得到国际法的确认,并为包括沿岸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所认可;另一方面,海峡通行制度同样受到海权强国的保护。海上运输通道的战略意义几乎对所有国家有效,所以一般情况下(无论是平时时期还是爆发地区性危机时期),航线的安全往往由包括最大海权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负责,并不需要某一国家(当然不是最大海权国)用自己的海军去单打独斗。<sup>⑥</sup> 在冷战期间,虽然美苏分属两大对抗阵营,但在维护国际海峡航行自由方面基本一致。<sup>⑦</sup> 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认为,正是海权强国的压力才迫使海峡沿岸国愿意接受自由通航的国际制度安排。实际上,马六甲海峡只是中国海上贸易路线和能源供给路线“脆弱性”的一个缩影。在更广阔的世界视野中,即使中国有可能通过军事、外交或寻找替代路线等方法摆脱“马六甲困境”,但这种脆弱性依然存在于霍尔木兹海峡、龙目海峡、巽它海峡、宫古海峡等咽喉要道。中国不可能通过扩张海军力量来根除以上脆弱性,即使强大如美国也不可能做到。

事实上,在21世纪,对海峡等地理咽喉要道的威胁已经不再是传统安全领域的国家问题,而

① Natalie Klein, *Maritime Security and the Law of the Se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② “Mission of the Navy”, America’s Navy, <http://www.navy.mil/navydata/organization/org-top.asp>.

③ 《公约》第37、38条,联合国官网,<http://www.un.org/zh/law/sea/los/article3.shtml>;同时有关海峡沿岸国与美国、苏联在海峡地位上的矛盾、斗争与妥协,特别是如何最终确立马六甲海峡国际法地位,参阅 Yaacov Vertzberger, “The Malacca/Singapore Straits”, *Asian Survey*, Vol. 22, No. 7, Jul. 1982, pp. 609–620; Yaacov Y. I. Vertzberger, *Coastal States, Regional Powers, Superpowers and the Malacca-Singapore Straits*, Institution of East Asia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August 1984.

④ Article I, *Constantinople Convention*, Suez Canal Authority, <http://www.suezcanal.gov.eg/sc.aspx?show=37>.

⑤ Mark P. Sullivan, *Panama: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and U. S. Relation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May 2011.

⑥ 徐弃郁:“海权的误区与反思”,《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5期,第15–23页。

⑦ Yaacov Vertzberger, “The Malacca/Singapore Straits”, *Asian Survey*, Vol. 22, No. 7, Jul. 1982, p. 609.

是海盗、恐怖主义袭击、事故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国际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只有依靠国际合作才能解决。2004年,印尼、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在马六甲海峡加强了巡逻力度,共同打击海盗。2006年,印度海军和海岸警卫队也加入马六甲海峡的多国海盗巡逻队。<sup>①</sup>在索马里,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纷纷派出军舰对商船进行护航。2014年,国际商会的国际海洋局报告指出,由于国际社会的通力合作,2007年以来海盗次数连续7年减少。<sup>②</sup>然而,这种国际合作必须获得沿岸国的同意。2005年6月,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拉姆斯菲尔德(D. H. Rumsfeld)在新加坡出席第四届亚洲安全会议期间,提及沿岸国海军力量难以应付海盗和恐怖袭击,并称美国愿意与沿海国家组成联合巡逻队,确保马六甲海峡安全,但是遭到马来西亚与印尼的拒绝。<sup>③</sup>可见,即使拥有强大的海军力量,在没有沿岸国同意的情况下,依然无法解决海盗等非传统安全威胁。

### 3.3 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的路径只能是发展防御型有限海权

马汉谨慎地指出海权的重要性可能会被夸大,因为它“只是国家兴衰的一个因素”<sup>④</sup>。就海权发展战略而言,地理因素对于海权发展的影响非常重要,居于海权六大构成要素中的第一位。<sup>⑤</sup>乔治·莫德斯基(George Modelski)也指出,成为“世界大国”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地理上必须是要有“安全盈余”的岛国或半岛。<sup>⑥</sup>对于英美等海洋国家来说,发展海权具有天然的优势;而对于兼具海洋与大陆属性的陆海复合型国家(如法国、德国、中国等国)来说,发展海权则十分困难。原因在于陆海复合型国家的国家战略始终深受其地缘环境双重属性的制约。<sup>⑦</sup>

陆海复合型国家面临的首要难题是战略选择方向上的两难。面对来自海上和陆上的双重威胁,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的资源分配非常容易分散化,无法形成强大的军事力量。陆海复合型国家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有可能一时建立起强大的海军力量,但陆地威胁的存在使其永远无法像海洋国家那样倾尽全力发展海军。然

而,不同于陆地上的攻防战,狭义理解上的制海权无法被分享。从海军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任务角度看,“在与‘世界第一’的海军较量时,‘世界第二’的海军与‘世界第二十’、‘第五十’的海军在最终结果上并没有什么本质差别。”<sup>⑧</sup>历史上,法国和德意志帝国都先后拥有过“世界第二”的海军,但一旦与作为第一海军强国的英国开战,仍摆脱不了被封锁的命运。在缺乏“安全盈余”的地理环境中,陆地的威胁也仍然会重创陆海复合型国家的海军。<sup>⑨</sup>原因在于一个国家无法同时发展陆权与海权。<sup>⑩</sup>冷战期间,苏联也曾建立起能够与美国海军抗衡的全球海军,军事基地遍布全球,核潜艇徜徉四海。但在与美国的对抗中,海军并未起到决定性作用,最终随着苏联解体被优先淘汰。

从地理上来看,中国是一个陆海复合型国家,即“濒临开放性海洋并且背靠较少自然障碍陆地的国家”<sup>⑪</sup>。历史上,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

① “Sea Transportation: India Joins Piracy Patrol”, Strategy Page, March 2, 2006, <http://www.strategypage.com/htmlw/ht-seamo/articles/20060302.aspx>.

② “Piracy Drops to Seven - Year Low Journal of Commerce Online”, JOC, May 2, 2014, <http://www.joc.com/maritime-news/maritime-piracy-atlantic-ocean/piracy-drops-seven-year-low-20140502.html>.

③ “Rumsfeld Seeks Unity in Fight against Piracy”, The New York Times, June 7, 2005, <http://www.nytimes.com/2005/06/06/world/asia/06iht-rumsfeld.html>.

④ A. T. Mahan,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 Create 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 August 20, 2014, p. 91.

⑤ Ibid④.

⑥ 王逸舟著:《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33—434页。

⑦ 邵永灵,时殷弘:“近代欧洲陆海复合国家的命运与当代中国的选择”,《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10期,第47—52页。

⑧ 徐弃郁:“海权的误区与反思”,《战略与管理》,2003年第5期,第15—23页。

⑨ “一战”中,德国世界排名第二强的战列舰队在大部分时间成了旁观者,直到最终由德国人自己动手凿沉。1918年的苏俄海军,1937年的中国海军,甚至1940年世界排名第四的法国海军都曾选择凿舰自沉。参见“舰亡旗在:海军史上悲壮的舰队自沉”,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09-07/23/content\\_11748717.htm](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09-07/23/content_11748717.htm)。

⑩ A. T. Mahan,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 1660—1783*,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2<sup>th</sup> Edition, 1918, p. 29.

⑪ 吴征宇:“海权与陆海复合型强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2期,第38—50页。

西北部少数民族入侵,虽然东南部海上安全问题曾以倭寇的形式在明朝时期一度出现,但远未对国家形成致命的打击。因此中国长期以来是典型的陆权国家,国家战略防御重点一直在西北部。但清末以来,随着西方列强侵略行为增加,中国开始面临东西两部、海陆两种安全压力。此后,中国作为陆海复合型国家的特色逐渐凸显,也正是在这时出现了“塞防”与“海防”之争。原因不仅在于两者孰重孰轻,<sup>①</sup>还在于财政困难,两者不能同时兼顾。<sup>②</sup>左宗棠虽然极力主张:“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决不能扶起东边倒却西边”,<sup>③</sup>但其本质是重塞防,因为他将“西北用兵乏饷”的财政困难寄希望于“沿海各省协济”,反对“停兵节饷”。<sup>④</sup>虽然朝廷最终采取了两防并举的政策,但最终结果却大相径庭。海军发展受到极大掣肘,一度排名东亚第一、世界第九的北洋水师经甲午一战全军覆没,海防前功尽弃。塞防却稳固了新疆,并收回被沙俄吞并的伊犁,取得了巨大的成果。

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来自东部海上的安全压力一度成为国家主要威胁,但随着中苏决裂,北部地区的地缘安全压力再次成为主要威胁,甚至迫使中国彻底修改外交战略,寻求与美国和解,共同对抗苏联。1973年2月17日,毛泽东会见基辛格,在与基辛格的对话中,苏联始终是毛泽东关心的主要问题。基辛格回国后在给总统的报告中,特别指出了这一点:毛泽东和周恩来“一直在敦促我们在所有地方反击俄国人——与我们在欧洲和日本的盟友紧密合作,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阻止苏联在中东、波斯湾、近东和印度洋等地填补真空或扩展影响力”<sup>⑤</sup>。1975年,为了给福特总统访华做准备,10月20—22日,邓小平与基辛格举行了长达3天的会谈,就国际局势交换意见。期间,邓小平不断重提美国从越南撤军后苏联形成的威胁,一再向基辛格施压,让美国对苏联的威胁做出更强硬的反应,甚至将苏联与希特勒时代的德国做类比。<sup>⑥</sup>

今天,中美在西太平洋的竞争态势是两种“再平衡”战略的结果。一方面,中国试图通过发展海权来“平衡”美国在“二战”后形成的压

倒性海权,同时收回被邻国侵犯的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另一方面,美国试图通过加强同盟关系和展示决心与力量来重申在亚太地区的海权存在,以平衡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权力结构变化。中国在东部海域的安全局势已经引起有识之士的担忧。王缉思认为,“中美与中日关系同时滑坡并非有利局面”,“我们应当克服这样一种想法:只要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发展到足以压制对手,我们就可以让日本甚至美国服气,我们今天遇到的这些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sup>⑦</sup>

作为陆海复合型国家,尽管中国目前的安全压力似乎更多地凸显于东部海洋,但“塞防”的重要性并未因此而消失。一方面,在中国目前依然拥有陆权优势的前提下,面对来自东部海洋的战略压力,向西寻求陆权的突破也不失为一个化解办法。<sup>⑧</sup>另一方面,中亚地区的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等国政权并不稳固。该地区的极端宗教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恐怖主义势力依然影响着我国西北地区的公共安全、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随着美军撤离阿富汗的步伐加快,中亚地区陷入动荡的可能性正在加大。“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ISIS)在中东地区的势力扩张,也必然影响到中亚地区的宗教势力,对我国西北地区形成潜在的巨大威胁。2014年7月4日,

① 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067页;宝璠纂修,李书源主编:《宝璠·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99卷),文海出版社(台北),1971年版,第9210—9211页。

② 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070页。

③ 《左宗棠全集》(第9卷),上海书店,1986年版,第7224页。

④ 同③,第7231—7232页。

⑤ “Memorandum From the President's Assistant for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Kissinger) to President Nixo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9—1976*, Vol. XXXVIII, Part 1, Foundations of Foreign Policy, 1973—1976, Document 3, US Department of State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http://history.state.gov/historicaldocuments/frus1969-76v38p1/d3>.

⑥ 傅高义著:《邓小平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版。

⑦ 王缉思、刘洋:“王缉思:中美与中日关系同时滑坡并非有利局面”,《环球财经》,2014年9月1日,<http://www.21ccom.net/plus/view.php?aid=112316>。

⑧ 王缉思:“中国应该‘向西看’”,《财经》,2012年9月2日,<http://magazine.caijing.com.cn/2012-09-02/112099101.html>。

巴格达迪(A. B. al - Baghdadi)在录像中已经公开宣称将其“圣战”扩展到新疆。<sup>①</sup>另外,与印度的领土纠纷也大大牵制了中国的战略注意力。2013年发生的中印士兵“帐篷对峙”虽然最后得到了解决,但也提醒我们领土纠纷依然有可能在未来恶化成冲突。

由上可见,中国在寻求国家安全战略中,陆权与海权的考量交替成为主导因素,这是由中国的地理位置所决定的。对于中国来说,即使有足够的经济实力,也会由于陆地安全威胁的存在,在海军力量上不可能做到类似英美那样大比例的投入。

#### 四、结 论

中国建设海洋强国既是基于现实需要,也是中国实力发展的自然结果,但是对于其目标

和路径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在这一过程中,如何规划中国海上力量的发展以及维护海洋权利,取决于中国的战略选择。具有“权力”与“权利”双重属性的海权对于国家富强具有重要的意义,但不是决定性意义,至少不是对所有国家都有决定性意义。中国作为新兴海权国家和陆海复合型国家,面临“修昔底德陷阱”和地缘两难选择的双重挑战。因此,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的目标应该是具有中等地区军事投放能力的海权国家,任务是进行近海防御与维护我国海洋权益,同时参与国际社会的维和行动。

中国处在建设海洋强国的起步阶段,应认识海权之于中国的意义,化解外部压力,提升内部动力,加快进度,实现海洋强国梦。

编辑 罗凤灵 陈晓鹏

## The Dynamics and Approaches of China's Sea Power Construction

LIANG Yabin<sup>1</sup>

(1.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Beijing 100091,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a power, it is a natural reaction for China to construct a maritime power due to the growth of ability and oversea interests. The geography of China as a coastal and continental country, as well as the historical lessons have determined the key elements of Chinese maritime power construction, which are to safeguard maritime rights, develop limited sea power, resort to a multilateral approaches basing o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o tackle challenges, and aim to be a regional defensive sea power. During the same time, th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should be given more attention in order to avoid the security dilemma or its worsening.

**Key words:** maritime power; sea power; dynamic; approach

<sup>①</sup> “ISIS Plans To Take Holy War To Xinjiang”, Want China Times, Aug. 10, 2014, <http://www.wantchinatimes.com/news-subclass-cnt.aspx?cid=1101&MainCatID=11&id=20140810000163>.

\* 本文受到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资助,在此表示感谢!